

我們中國古老傳統的文化，確實是世界上最善、最優美的文化傳統，完全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。像穿衣、戴帽，在過去什麼樣的身分，穿什麼樣的服裝，都是有一定的。士、農、工、商在穿著上一看就知道，你在某一個行業，什麼樣的身分，什麼樣的地位，都從穿衣、戴帽上顯示出來。好處在哪裡？便於行禮，長幼有序，這個社會和諧不亂；下一輩跟上一輩一定要先行禮，先致敬。所以叫章服，衣服上有紋章；紋就是繪畫，章是彰顯，顯示出來你的身分、地位、階級，都從這上面顯示出來。

像從前作官的，現在所謂是政府公務人員，他們服裝的顏色、上面繡的圖案都是代表階級，這個不能錯。戴的帽子，帽子兩層，上面一層低，後面一層高起來，這個帽子叫進賢冠，讓你時時刻刻提醒到，後一代要比我們這一代高，後面高起來。前面代表我們這一代，後面是代表下一代，下一代要比我們這一代好，要比我們這一代高，這個國家民族社會才有前途。都顯示在穿著生活上，讓你念念不忘選拔人才、栽培人才、提攜人才，決沒有嫉妒障礙。如果天下人才都跟我一樣不就完了，那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前途，賢能輩出。皇帝戴的帽子上面是一塊平平的，作皇帝他到了頂頭要平等，不能不平等。下面的官員念念求賢，替國家選拔人才。

選舉制度是從漢朝時候正式建立，國家正式建立選舉制度。它不是像現在老百姓來投票選舉，不是的，是地方官員選舉。我們現在講政務官，你在這個地方作縣長、作市長，你的政績裡面第一條就是發掘人才。假如你在這裡作三年的縣長，一個人才都沒有發掘出來，你其他的政績再好你都要下台。為什麼？你沒有替國家選拔

優秀的人才。所以政績裡面第一條是替國家選拔人才，選舉是地方官員的事情。選舉的標準是什麼？這漢朝時候訂的，「孝廉」；選這種年輕人，孝順父母。他能孝順父母，他將來作官就能夠對國家盡忠，就能夠愛護老百姓；廉是廉潔，他將來就不會貪污。這是從前政務官兩個基本條件：盡忠報國，廉潔不貪。這是我們中國漢朝訂的制度，一直到清朝末年都遵守這個辦法，所以中國有選舉不是沒有選舉。選拔出來之後由國家來栽培、由國家來教育，他們等於像現在全部是公費，一切生活由國家照顧。國家還每個月給他俸祿，就是現在所謂工資，每個月要給他。在當時是給他米，多少石米，他足夠維持生活，乃至於維持他自己一家人的生活，他無後顧之憂，專心讀書。

作皇帝就是作領袖的人，領袖的人要有真正智慧，不必有能力，能力是底下辦事的人要有能力。當領袖的人不必要表現你的能力，你的能力表現了，下面的人還誰能做事？你要有智慧、決策，主導政策。所以帝王戴的是平平的，心要平，平等心處事待人接物。帽子前面掛的冕旒，那個旒是什麼？就像我們的窗簾差不多。有十二條，掛這個東西幹什麼？這個意思就是看東西不要看得太清楚，馬虎一點就可以了。太清楚，所謂是清水裡就沒有魚，你下面人辦事就不好辦；你太嚴格大家都怕你了，於是乎對你就有蒙蔽，不要太清楚。你再仔細去觀察，帽子旁邊有兩個棉花球，塞耳朵的，也不要聽得太清楚。要明白但是不要過分的清楚，過分的清楚是不能過分的責備人，人哪有沒過失？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！只要不犯大過，小過可以原諒，就不必過問。這心地多厚道，下面辦事的人才會認真負責，貢獻自己的才華，全心全力去辦事沒有顧慮。那種設計，現在世間的人那裡懂得這個大道理。下面辦事的人要明察秋毫，上面要裝糊塗，作大領袖的人要裝糊塗，他不是不清楚，他真有

智慧。小事可以馬虎，大事就不行，大事不可以馬虎，都顯示在生活當中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，佛法就是指導我們生活，佛法就是幫助一切眾生滿足他的願望。我們學佛我們的願望不能滿足達不到，我們的生活不能改善，我們學這個幹什麼？有什麼用處？學說理論跟生活脫了節，就變成玄學，玄學就是空談。說得再好、再高明沒用處，無濟於事，對社會一絲毫的忙都幫不上，反而對社會還產生某些障礙。我今天給你們提出這些話，我是很有感慨。

這一次我在澳洲接觸邦德大學的保羅院長，他問我：佛法的理論跟實際的生活是不是完全脫節？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？看看現在這些學佛的人，確實佛經裡面講得很高明，理論令人羨慕。而佛教徒的生活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情，在這個世間跟一般人一樣還是貪著名利，患得患失，沒有兩樣。人家看我們學佛的人會有這個疑問，是看我們現在佛教徒所作所為，跟經典裡面所說脫了節，所以他就問，這意思就是說佛教是不是玄學？是不是一種空談、清談，無益於實際？我告訴他說，佛法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佛法，佛法的理論跟生活完全是一體，哪裡會脫節？如果跟生活脫了節，可以說他對於佛法是一無所知。你從佛法這個名詞上來看，佛這個字是覺悟，智慧覺悟；佛法是覺悟之法、是智慧之法，智慧跟覺悟用在生活上、用在工作上，這是真正的超越，真正的向上提升，哪裡會脫節？所以真正能解決現在社會這樣複雜的問題，大家現在是束手無策。

我們看到許多國家地區的這些領導人，看到當前社會的情形，真的是焦頭爛額，不知道怎麼辦？學校培養人才，希望真正培養出一流的人才，將來對社會、對人類能夠有很大的貢獻。幫助世人，人人生活能夠幸福，家家都能過得美滿，每個人的事業，不論你是

哪一行、哪一業都能做得很成功、很順利，社會和諧互助合作，不斷的興旺繁榮，國家富強世界和平，佛法的目標就是如此。

我們今天發心出家，我們就肩負這個使命，如何去指導一切眾生、協助一切眾生達到這個願望。佛教給我們修學，我們要肩負佛陀的教育，教化一切眾生。佛教我們第一個條件是什麼？一定要斷煩惱。煩惱是什麼？貪瞋痴慢、邪見嫉妒，一定要斷掉，決定不能有，成就德行，在我們佛法講法器。你煩惱斷盡了才是一個法器，你才有條件、才有能力接受佛的教導。四弘誓願給我們說明了一條修學的層次，第一是教你發心，你不發心不行。要發心幫助一切眾生，就是我剛才講幫助一切眾生過幸福的生活，幫助一切家庭的美滿，幫助一切眾生事業的順利成功，幫助社會、幫助國家、幫助世界和平，這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你沒有這個大願，你就不能從事於這個教育工作，我們完全是站在教學的立場，我們不是辦政治，我們不是搞黨派，純粹的教學，這個在社會自古以來，這是清高的事業。現在世間教學，還有薪水，還拿鐘點費，我們這個沒有，純粹義務。我們到外面講經說法，沒有說是人家給我們報酬，沒有。可是在晚近我也曾經聽說，有些法師講經談條件、談價錢，請我講一部經要多少供養，少了講經也打折扣，這個是不如法，哪有這種事情。

我們真正發心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他的生活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什麼也沒有。這一點我們要學，要認真去學，你要真正學，愈學愈快樂，真自在。今天我們生在末法，我們的根性比不上古人，我們的身體也比不上古人；人家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身體健康，我們要搞一個星期就病倒了，就睡在樹下，坐不起來了，我們身體不行，比不上古人。我們在現前這個生活方式，也要把我們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，最低是什麼？不求人。人到無求

品自高，不求人是最快樂的人，我們的生活簡單就不求人。

我在台中學佛，李老師是個真正的好榜樣，他老人家日中一食。我跟他那個時候我持午，一般人叫持午，晚上不吃；我早晨還吃，中午吃，晚上不吃，過午以後就不吃。跟他之後，他大我三十八歲；我那個時候跟他的時候好像我三十一、二歲，他大概是有七十歲的樣子，還是七十一歲。那麼大的年齡一天吃一餐飯，所以我就學他，我也就學吃一餐，早晨那餐也斷掉了，省好多事情。我吃到第八個月，我向他報告，我告訴他：老師我現在也日中一食；多久了？八個月了。他說：你感覺得身體怎麼樣？我說：很正常、很好。他把桌子一拍，永遠這樣下去，好！一生不求人。我那時候生活費用，台灣的錢一天三塊錢就夠了，你說多簡單。但是比李老師比不上，怎麼比也比不上，他一餐吃兩塊錢，我一餐吃三塊錢，沒三塊錢吃不飽；他吃的比我少，身體那麼健康。他走的時候九十七歲，實際上我估計他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，他為什麼提前走了？法緣盡了。法緣就是學生要真正肯學聽話，法緣成熟。學生到時候聽久了、聽疲了，到後來變成陽奉陰違，老師就覺得沒有住世的必要。所以住世是可以隨意的，多住幾年沒有關係，想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可以走，生死自在。

實際上一餐夠不夠？夠了，決定夠。在那個時候我得到一個結論，我給老師報告，請他做印證。我說我們的飲食是營養的補充，每個人體質就是機器，你消耗的能量不相同，有人消耗的能量很多，補充就要多；有人消耗的能量很少，他很少的補充就足夠。像你們現在開汽車，美國車耗油，耗油量很大，美國的車；日本的車省油，日本的車一加侖可以能夠走十幾公里，美國的車一加侖大概走五公里、六公里。耗油、省油就是能量的消耗不相同。能量消耗到哪裡去？我那時候跟李老師報告，我說應當是百分之九十，還可能

在九十以上，消耗在妄念上，妄想；實際上，我們講的勞心勞力，那個消耗能量很有限。老師聽我這個報告點頭同意，他同意我這個看法、同意我這個說法，百分之九十消耗在妄想上。所以人到沒有妄想，心是清淨的、心是定的，消耗能量就很少。世尊他們當年這個僧團能夠日中一食，道理就在此地，他沒妄想、沒妄念，心清淨，一餐就夠了。

我們在經上讀到，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阿羅漢是四果羅漢，他證得阿羅漢果之後，身體還在，還沒有圓寂，他在外面托鉢一個星期托一次；換句話說，一個星期吃一餐。足夠了，他消耗太少了，一個星期補充一次就行，就沒有問題。辟支佛的定功比阿羅漢更深，心比阿羅漢更清淨，所以辟支佛是半個月出來托鉢一次。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，吃得很多，一天要吃多少餐，三餐不夠，還要加上點心、還要加上消夜，證明什麼？妄想太多，消耗量太大，這很顯然的。

我說這個話，不是勸你們要減少飲食，你需要這麼多的量補充，你補充不足身體就壞了，這個事情哪能勉強？我過去吃得少，我決定不吃零食，我吃東西量是很少。我學佛，二十六歲學佛，學佛半年我就持午。我持午是慢慢減的，每天減一點、每天減一點，大概差不多半年，晚上這一餐才完全斷掉；不是突然的，突然的怕受不了。可是我出家之後我受戒，我在受戒的時候吃三餐，人家受戒的時候一定要面子好看要持午，我受戒的時候我吃三餐，為什麼？受戒事情太多，課程太多、太繁雜，我需要體力，我懂得調節。我們還有幾個戒兄弟，平常吃三餐吃得挺多的，一受戒要好看要持午，三、四天之後就病倒，沒有法子了，晚上要偷偷的吃了，那又何苦！學佛要學有智慧，如何來調節自己的身心，調節自己的生活。

我這一餐又恢復到三餐，是到台北去講經。我這一生過得非常

非常艱苦，講經的法師沒有人要。你們在前屆我跟你們講，你講不好沒關係，講得好你就走投無路，哪個廟裡都不要你，都排斥、都嫉妒，搞得你走投無路。逼著沒辦法，到那個時候真是緊急關頭認真在考慮，這個和尚還能不能幹？不能幹，還俗，還回去工作崗位上去，否則生活沒有辦法解決。這遇到韓館長，她了解了我的實際的狀況，所以她告訴我：法師，你繼續講經，你不要憂慮，你的生活我們大家來照顧。她家裡房子還可以，兩層的樓房，單獨的院子，樓上只有她一個小兒子念初中二年級，她問我：你到樓上住可不可以？我去看了一看，回去給李老師報告，李老師同意說可以。所以我住在她家裡住了十七年，沒有廟住。有一些法師口裡天天掛著要培養人才，真正遇到一個人才要想辦法趕快把他壓下去，不能讓他出頭，出頭之後那我怎麼辦？說的是一回事情，做的又是一回事情。

所以我們很傷感，我們對於韓館長三十年的護持，這種恩德念念不忘，沒有她就沒有我們今天的成就。她租地方給我講經，借地方，借朋友的辦公室，借朋友家的空房子，到處張羅。那時講經常常搬家，一個地方講個兩、三個月就又要搬家了，跟《華嚴經》七處九會，我們不只七處，差不多有二十多處，常常搬家。這些聽眾也都是她找的，也有幾十個人、也有百把人，這麼多聽眾常常跟著我。聽經的人說老實話都沒有錢，都不是富有的，富有的那些達官貴人不聽經，他們要搞什麼？他們要法會上頭一炷香，他搞那個。叫他聽經，坐在那裡，他坐不住，他來佛教裡頭是來玩的，這李老師講玩弄佛法，他們是搞這個。他不是真正護持，他不是真正在學佛，他心目當中所求的是世間名聞利養，升官發財，他求這個。把佛菩薩當作神明，巴結神明保佑他升官發財，發一百萬了，我拿一萬塊錢供養你，這不得了了！是這麼一種心理，以為到佛門裡面來布施供養是一本萬利，如果說佛門裡布施之後沒有利益，他再也不

來了。哪裡懂得佛法的道理，哪裡懂得真實護持的功德？

昨天晚上我們談到「賢護」，我感慨就非常之深。真正有賢護，佛法的人才不少，可惜的賢護太少了，所以佛法沒有人才。不能怪佛門裡頭沒有人才，怪我們自己沒有做到護法的責任。所以我們對於任何一個真正肯學的人，我們全心全力護持，全心全力的幫助。但是學佛、弘法基本的條件，就是要把貪瞋痴慢、是非人我、嫉妒障礙徹底放下，你這個心與道心就相應。什麼叫道心？真心，你的本性就相應。真心離念，沒有妄念；有妄念就跟真心相違背，所以要真的放下。放下之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你才能夠有條件修學無量無邊的法門。

斷煩惱是根本智，是清淨心，般若經上講「般若無知」，無知是根本智；學法門是後得智，「無所不知」。可是無所不知一定是以無知為基礎，如果你有知必定是有所不知，那就難了。一定要先學無知，無知就是清淨心，清淨心起作用就是無所不知。所以根本智得到之後，學法門容易不是難事情，一接觸就通達明瞭。

我們在經論裡頭看到，龍樹菩薩他修學佛法三個月完成。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我們四百九十年也學不成，龍樹菩薩三個月就全部貫通，一接觸，眼見耳聞立刻就通達，那有什麼困難。龍樹菩薩經上這個記載我們能不能相信？能相信。憑什麼相信？中國也有這個人。六祖惠能大師就是，人家心清淨不生煩惱，他見五祖忍和尚，《壇經》裡頭說得很明白，他給五祖說：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」什麼叫常生智慧？見聞覺知一接觸就通達明瞭，這就常生智慧。

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看到最明顯的例子，法達禪師。法達誦《法華經》十年，《法華經》很長，一天念一部、念一遍，誦經三千部。誦經三千部我們估計它要十年，一天念一部，三千天。感覺到



驕傲，我的《法華經》那麼熟、那麼透徹，所以參拜六祖的時候頭沒有著地，被六祖看到了；你拜我的時候頭沒有著地，一定是值得驕傲，現在的話是你一定有值得驕傲的地方。就問他學什麼？誦《法華經》三千部，值得驕傲，頭不著地。六祖就反問他，《法華經》裡講些什麼？他答不出來。這才回過頭來向六祖請教，六祖說：

《法華經》我沒聽人念過（六祖不認識字當然不會看經），你念給我聽聽看。他把《法華經》從頭念起，《法華經》二十八品，念到第二品，方便品，六祖聽完，不要念了，不要念了，全通了，六祖全通了。給他講《法華》大意，他一聽開悟，再拜的時候頭著地了。所以我們從這個例子，我們就能肯定，一絲毫不疑惑，龍樹菩薩三個月通全部《大藏經》。六祖有這個能力，別人把《大藏經》念一遍，不用念一遍，念個頭，後頭都通了，哪裡要念一遍。

你要問這個能力從哪裡來？這個智慧從哪裡來？沒有煩惱就現前，本能不是外頭來，各個都一樣，沒有差別。我們今天能力智慧透不出來，煩惱蓋住了，所以佛家講五蓋，五種蓋覆；五蓋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五欲。我們有煩惱、有所知，這是大障礙，把自性的智慧德能蓋住了。把這個障礙去掉，本能就現前、就恢復，所以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有信心，我的智慧能不能現前？可能。只要自己真的斷煩惱，世出世間法都不貪，一切逆境絕不瞋恚，看到人家好事決定不嫉妒，不但不嫉妒還要修隨喜功德，全心全力幫助人家，成人之美。他的好事就是我們自己的好事，他的功德可以轉變為我們自己的功德，隨喜就成功，誠心誠意去幫助別人。

你要問什麼樣人是人才？真正發大心，真正能夠斷煩惱，這就是人才。他要肯發心修學，我們全心全力幫助他、提攜他，他的成就就是我們自己的成就，也就是一切諸佛如來的成就。諸佛如來只

有一個心願，同心同願，普度一切眾生。任何人做度眾生的事業，就是諸佛如來的事業，任何人做普度眾生的功德，就是諸佛如來的功德，哪有兩樣？助人才是真正助自己，反過來，害人才是真正害自己。

佛法的前途一片光明。過去許許多多有知識的人，尤其是外國的學者，他們跟佛法永遠隔離，沒有辦法接觸，沒有發掘這個寶藏。現在資訊發達、科技發達，佛法傳播利用這個工具，所以逐漸逐漸這個障礙慢慢消除。西方的學者接觸到佛法，一接觸他們有智慧、他們有學問，一接觸之後就發現這個東西好，這寶藏，立刻他就能歡迎。

我在差不多是十六、七年以前，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女學生，美國人。那時候她大概有三十出頭，她跟台灣大學是交換學生，研究生，她專門研究《華嚴經》，寫博士論文。在台灣聽說我講《華嚴》，她來找我，她在我圖書館住了四個月。中文學得很好，能夠看清涼大師的註解，我們不能不佩服，外國人。她們的學習比我們認真，所以我到美國弘法，一半是她鼓勵我去。

我們這一次在澳洲，澳洲雪梨也有一個學者，的確有學問、有見識，他是在電腦網路上看我的東西，看了一、兩年，想找我。我到澳洲的時候，他特地從雪梨來看我，他也有一個電腦網路，他告訴我他把我這些資料介紹給四百多個人，都是外國人，利用網路傳播。網路是專門對學者的，他們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力，逐漸被西方這些學者他們肯定了，將來佛法必定推到大學裡面是主要的課程之一。我們今天應該好好的做，將來到哪裡弘法？到大學，到學校裡面去開課。現在有這個機緣，那邊有意思，我們才第一次見面就談到這個，大家有這個意向，想在大學裡面立一個佛學研究所。在他們學院下面立一個研究所，或者一個佛學研究中心，像夏威夷

。夏威夷大學它有佛教研究中心，它還有個中國研究中心，夏威夷大學有兩個中心。我這一次到學校裡，學校裡邀請我去講演，這兩個中心是主辦單位，這是學校正式邀請。

我去講了兩天，跟他們開過一次座談會，參與差不多有四百多人，效果非常好。現在夏威夷電台播我錄音、錄像帶，一個星期兩次，一次半個小時；這開端，我們去講了兩次，它就有了。將來錄像帶一播，聽眾要真的歡喜，要求了，它時間就增長。現在美國本土、在加拿大、北美洲，我這個錄像帶五家電視台在播放，每天一個小時。現在弘法利生聽眾不要緊，人多少沒有關係，我們主要是用最好的科技把它錄下來，送到衛星電視去傳播，觀眾有多少？不是在講堂。我們送到國際網路，現在全世界電腦連線，在網路上收這個資訊。全世界，去年有人告訴我八千萬，八千萬台機器連線能收到，現在只有天天在增加。多少人是從網路上認識我，從網路上得到這些資料，歡喜發心在研究。

而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人才，沒有人才怎麼辦？人才在哪裡？人才一定在大學研究所。你們諸位同學有很多沒有念過大學，沒有念過大學，怎麼能去到研究所當教授？你只要把這一門東西學好了，你就行了。我在台灣我是大學教授，我是真正的教授。我的學歷初中畢業，我是南京第一中學畢業，高中只念了半年不算，初中畢業；初中畢業我在台灣擔任教授，我也教過研究所。所以台灣有些人調查戶口，看到我都說奇怪，初中畢業是大學教授。現在我要同意的話，澳洲馬上聘請我，叫我去辦研究所。我們有真東西就行，文憑沒什麼用處，真的東西才拿得出去。你叫這些大學校長、權威的學者看到，佩服你，你就沒話說了。

我們要認真努力的修學，我可以把你們帶上來。上一屆的悟聞是非常可惜，真正可惜。我叫悟聞在這裡擔任助教，助教擔任三屆

，他已經做了一屆，再兩屆、三屆我就把他提升為講師；講師做一年兩屆，我就請他作教授。我如果到外面學校辦研究所，我就請他到研究所裡面，他好像高中畢業，我請你擔任助教，然後提升你作講師、教授，我把你帶起來。我有這個路子，我有這個機會，在佛法講緣，我有這個緣，但是他離開了那就可惜了，這個緣就斷掉了。所以希望你們努力發憤，我在全世界鋪的這個路子都給你們鋪的，都給你們走的。希望我們將來自己在國內能夠成立一個「弘法團」，對全世界弘法，有機會一定要進大學去教學，到大學教學不要害怕。

過去台中慈光圖書館，李老師創辦「大專佛學講座」。那個講座就是我發起的，課程是李老師跟我兩個人研究，擔任課程的人選，老師也是徵求我的意見，我們共同決定的。我們那時候請徐醒民居士講《唯識學》，周家麟居士講《心經》。老師找他們，他們兩個害怕，非常為難。徐醒民來看我，他說怎麼辦？他說那是大學生，大學生就嚇倒了。我就問他：你學佛幾年了？四年，徐醒民居士學佛四年；我說：他們學生學佛多久？頂多四個月。我說：你四年教四個月，你有什麼好害怕？我說：別的學術你不如他，佛學上他是幼稚園，你已經是四年級了，四年級教幼稚園可以了。我把他們信心鼓舞起來，有困難我在旁邊幫助他。所以那個時候教學裡面，六門課程五個老師，有三個老師是我輔導的，我幫助他們。

一定要認真努力，我們講求實學，文憑就不重要。你自己沒有真實學問，文憑還可以混一碗飯吃，你有真材實學，文憑不重視了、不要緊了。大家一定要認真努力，這門學問最困難的就是斷煩惱。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決定不動心、決定沒有貪念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德行是根本，有德行而後才有真實的學問。我們要愛惜人才、要發掘人才，要幫助、提攜、成就人才。我們跟諸佛如來同心同願

，一切人的成就就是自己的成就，要懂得這個道理。你懂得這個道理，你對於人才就不會嫉妒，決定修隨喜功德；隨喜功德是正常的，嫉妒是反常的。你會認真幫助人才，幫助人才就是幫助自己，就是真正在那裡普度眾生。所以希望大家珍惜這個因緣，認真來努力，決定不能懈怠，在這裡的光陰，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希望每一位同學都有非常殊勝的成就。我們要替佛爭光，要給這個世界所有一切眾生，建立對大乘淨宗的信心，這一點很重要。